

2022 我爱哈尔滨 征文

主办单位: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 哈尔滨日报社

遇见哈尔滨的温暖

□ 曲树丰



在没有到过哈尔滨之前,你或许会认为这是一座寒冷枯燥的城市,北国冰城的别称,总会给人带来一些凉意。在来过哈尔滨之后,相信你会感受到这是一座温暖包容的城市,无论在哪个季节,每一个街角都会萦绕你的记忆。

虽然出生在黑龙江,但我只能算半个哈尔滨人,因为第一次去哈尔滨这个东北唯一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,是在1999年的夏天,从一个小县城,去省会哈尔滨寻找自己的梦想。刚开始在一家玉米种子公司做销售业务,那种最基层的销售经理,负责十余个县的销售业务。面对陌生的城市,面对不熟悉的行业,刚开始我十分茫然,不知从何做起。好在公司有很多来自各地的同事,他们不厌其烦地从基础知识开始教我,在逐渐成长的道路上,感受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温暖。

经过多年的努力,我从一名最基层的销售经理,做到了公司的大区经理,销售额一直排在公司的第一位,从种业行业的门外汉,变成了这个行业的佼佼者。后来公司又陆续进来一些和我当初一样懵懂的新员工,为了他们能快速成长,我一直都是亲自带,将哈尔滨曾经带给我的温暖,传递给大家,那份兄弟般感情,一直维系到现在。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,大家都奔赴不同的城市,聚少离多,但每年到了夏季工作不忙时,大家都会相约在哈尔滨松花江畔,我们共同留下的脚印。

后来,为了追求更高的梦想舞台,我来到了北京,在一家上市种业公司做销售管理,虽然来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,但心中始终对哈尔滨这座城市念念不忘,那里不光有我的青春,有我最初的梦想,还有这座城市曾带给我的那些感动。在北京工作了3年时间,虽然在工作上

取得了优异的成绩,但在心里总感觉自己是异乡人,没有归属感。相信很多有北漂经历的人,都会有这种感觉,在饮食、文化和思维上,虽然主观上极力想融入这个城市,但在心里的最深处,惦念的依然是最熟悉的故乡,哈尔滨有我喜欢中国最早啤酒哈啤,有红肠、锅包肉、大列巴,有音乐飞舞的中央大街,更有一些曾带给我无限温暖的哈尔滨人。

或许是对哈尔滨这座城市大难以割舍,几经辗转,我又重新回到了这座城市。与20年前相比,哈尔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林立的高楼大厦和纵横交错的立交桥,让这座老工业城市焕发出新的活力,生活节奏和一线城市几无差别,行色匆匆的人们,也都加快了寻求梦想的步伐。

胡同大爷的早餐店还是那么红火,不时与食客打着招呼,看见我忙说,“你可有日子没来了,还是两个糖烧饼一碗豆腐脑是吧?”这么多年过去了,大爷还记着我的喜好,感觉心里暖暖的。在一些老街区,依然可以感受最初来到这个城市的影子,那些隐藏在胡同里的小酒馆,红灯笼随风摇曳,丁香花芬芳四溢,三五人聚在一起小酌,享受着独属于哈尔滨的慢时光,和这个城市一样无眠。

我的师傅是老哈尔滨人,一辈子奋斗在农业战线上,经过几十年的努力,已成为行业内知名的育种专家。他的性格很独特,和很多搞科研的人一样,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傲骨。这些年来,他一半时间在哈尔滨,一半时间在海南基地,一年四季都在田地里劳作,黄胶鞋、迷彩服,如果不熟悉他的人,很难把育种家的身份和他联系在一起。他很健谈,但也和大部分哈尔滨人一样爱憎分明,说话办事直来直去,对很多看不惯的人和事,他都会当面表

述自己的观点,敢直得被大家笑称为“怪老头”,他对名利这些事看得很淡,对育种事业却兢兢业业不计得失,几十年来,他培育的玉米品种在全国推广面积超千万亩,给无数农民朋友带去了丰收的喜悦,也曾有其他公司想高价私下购买他的科研成果,但都被他拒绝,他说不能为了钱而丧失自己做人的准则,这一辈子能给农民带去丰收,就算是没有辜负自己的初心,党和政府给予自己的已经足够,要在有生之年尽最大努力去回报社会。

老师已经快到了退休年龄,每次回哈尔滨我都会抽时间去探望,这么多年来,他不仅在专业知识上教会了我很多,在做人做事上,也是我学习的榜样。每次回来,他都会留我在家里吃饭,红肠、熏酱几个简单的小菜,再配上他自己调配的纯粮小烧,我们师徒俩一唠就是半宿。每次他都会叮嘱我,无论在哪个公司做事,无论是什么职位,一定要坚持把事做好,要对得起老板给你的薪水,要对得起公司给你提供的平台,善始善终也是对自己有个交代,不要辜负那么多农民对我们的期待。这么多年来,我一直把老师的嘱托记在心里,朴实的话语简单的道理,却令人终生难忘,如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包容,一直温暖着我前行的脚步。

从老师家辞别,我漫步在中央大街的人流之中。虽已是深夜,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,依然兴致盎然地品味着哈尔滨独特的魅力。我的心中,涌动着一股暖流,这是冰城夏都独有的温度,独属于哈尔滨的那份温暖。

中国散文学会会员
黑龙江省文学院第21届中青年作家培训班学员
黑龙江青年园艺农业集团营销总监

我是一个南方人,很小的时候,印象里的哈尔滨是个天寒地冻的城市。因为怕冷又怕热,一直认为跟冰城的缘分不会太深。但是有些命中注定的缘分,却是绕也绕不开。

2010年的时候,因为工作调动,我从上海来到了哈尔滨。那时候父母也都在哈尔滨上班,在我的印象里,应该算我最幸福的时光了。都说最长情的爱是陪伴,成年子女为了生活,其实很难儿女绕膝,所以能和父母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城市,其实也是难得的一种幸福。那时候的我还没成家,工作压力也没那么大,领导信任,业绩稳定,团队和谐,除了父母偶尔催婚的唠叨,再看这么多年走过的路,还真算是难得的一段美好时光。

哈尔滨号称冰城夏都,夏天是短暂的,但也是美好的。偷得浮生半日闲,我会一个人跑去太阳岛看动物表演,也会一个人去建筑艺术广场喂鸽子。大群大群的鸽子不畏生人,你要是撒下玉米或坚果类的食物,它都飞到你跟前,胆大的,都可以飞到你手上抢食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些鸽子也沾染了哈尔滨人的习性,直率大胆,连吃食都直接干脆,不像别的地方的鸽子,要等人走远了才敢去偷偷进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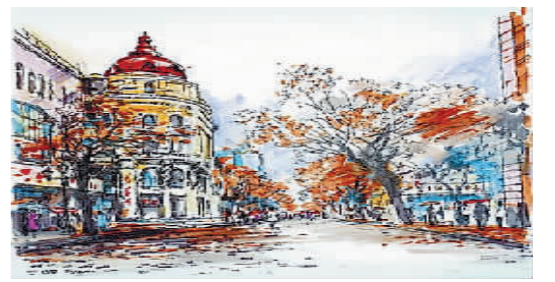
夏都的时光终究转换成冰城的雪白世界,让我这南方人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漫天大雪,什么叫冰雪世界。一脚深一脚浅地踩着雪花从单位走回家,然后感受雪水融化在鞋子里的冰冷刺痛,还有脚都快没了知觉。回家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脚凑近暖气片,让它慢慢找回存在感。再次出门的时候,就会换上长筒靴子,然后把自己包成一个企鹅的样子,在冰雪路面慢慢地走着。有些经历总是需要体验过才真的难忘。

哈尔滨的早市是真的早。那时候虽然说年轻,但是经不住贪吃,母亲又做了一手好菜,刚到冰城不到两个月,我长了20斤肉。父亲看我一下子横向发展起来,给我下了个死命令——减肥。减肥最好的方法,除了节食,就是运动了。父亲逼我每天早上跟他一起去早市,去早市前,先去文昌桥下的一个广场跑几圈。于是,父子俩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,一前一后绕着几个桥墩跑了一圈又一圈。跑完之后,去早市买菜再回家。大概坚持了有两个月,不管减肥有没有减下来,不过确实变壮了好多。我一直跟父母的关系都不错,只是那段时光,感觉父子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许多。后来那个地方变成了公交停车场,那时光真的一去不复返。

大概在冰城有半年时间,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,我暂时离开了。可能是因为年轻,当时也没感觉到太多的不舍,父母一直在哈市工作,除了过年回老家,相见的时间还真不多。

梦回冰城

□ 陈贵诚



再回冰城,已经是5年以后了。我已经成家,大娃三岁了,二娃刚刚出生。因为大娃老是喜欢打二娃,所以跟父母说让他们帮带一段时间。因为小孩子户口的问题不能坐飞机,我和儿子从南宁坐火车两天一夜来到了哈尔滨。一路奔波,在火车站口见到父亲的时候,我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儿子很聪明,一下车就抱着爷爷说他沿途的见闻,逗得爷爷哈哈大笑。我也放心了不少。沿途的风景还是那么熟悉,第二天,约了之前的一些老友一起吃个饭,喝了个酩酊大醉。五年时间,有人胖了,有人瘦了,有人结婚了,也有人去了外地。物是人非,感情没变,只是时光过去,大家变得更成熟了,也更理性了。

因为要离开冰城,第三天特地带着儿子去果戈里大街玩了一下。我是坐公交去的,见我带着孩子,满满的车厢里有人让一个位置给我,我知道这是哈尔滨人的热情。冰城人的属性刻在骨子里,大气、直爽、勤劳、勇敢、义气,为朋友两肋插刀。天很冷,心却很热。我们玩了一整天,儿子很开心,一回去就累得快睡着了。第四天很早,我就赶回南宁了。飞机起飞的那一刻,我发现我的眼眶已经湿了。

再别冰城有7年了,父亲今年过完春节又回了哈尔滨,却又碰到了疫情。打电话给父亲的时候,他说除了出行不便,什么都不缺,心里稍安了一些。哈市的疫情防控还是比较安全,物资也没涨价,只是出门没有以前方便了。因为母亲今年在老家,只有父亲一个人在他乡,我还是有些担心。过了些天,他说已经解除管控了,我才把心放下。

盛夏时节,哈尔滨却是最凉爽舒服的地方,我还想再回到那记忆中的冰城,去东北虎林园看看那野性未消的老虎,去松花江坐游轮,去建筑艺术广场喂鸽子,去秋林买大列巴,再去听听东北老哥的大嗓门,去体验哈尔滨满满的烟火气。

作者 | 湖南某医院网络宣传部门主管

哈尔滨,我打工路上的幸福驿站

□ 刘长虹

对于千千万万外来谋生者而言,能否在一个地方站稳脚跟,并不断发展壮大,不仅仅在于这个地方有多繁华,关键是这个地方要有关爱,要有温暖,要能为他们搭建一个实现梦想的平台。在我眼中,冰城哈尔滨,恰恰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。这些年来,她始终像慈母关爱、呵护自己孩子一样,用她博大的胸襟接纳了无数外来谋生者,从而让一棵棵小树在哈尔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,长成一片森林,变成一片绿洲,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而我,正是这片森林中的一棵小苗,虽然至今还没长成一棵参天大树,但来哈尔滨的三年里,我一直都被哈尔滨温暖着,关爱着,呵护着……

初来哈尔滨的感动

2007年,我带着身上仅剩的几百块钱,只身来到冰城哈尔滨。当时,我在哈尔滨无亲无故,也没有熟人,只是听说这个地方治安好,很适合外来谋生者发展便来了。哈尔滨是个很繁华的工业城市,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企业,我很快就找到了工作。只是,当时身上没钱,所以那段日子让我尝到了生活的艰辛,同时也初次感到了哈尔滨的温暖。

当时,大概是深秋季节,冰城哈尔滨已经非常寒冷,然而我却没钱买一条棉被,晚上冷得直打哆嗦。公司只管给员工提供午餐和晚餐,所以那段时间我几乎从没过过早餐和宵夜,每次空着肚子经过大排档时,一个炒粉都会让我口水直流。

公司开了一个新员工座谈会,在会上发言时,我厚着脸皮说出自己的困难。没想到车间主任听了,颇为震惊,他说:“这样怎么行啊?来了哈尔滨就是哈尔滨人,来了公司就是公司的人,这个问题我一定帮你解决好!”随后,他又问大家有没有类似的困难,有了提出来一并解决。结果,有不少新员工都有类似情况,只是都碍于面子没说出口而已。会后,车间主任自己掏腰包借给我们每人五百元,并再三向我们说,“没了就再找我,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,别冻着饿着。”听了主任的一席话,我们每个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就这样,在车间主任的帮助下,我有了一床温暖的棉被,晚上睡觉不冷了;饥饿时,也有钱吃宵夜和早餐了。这小小的举措,却代表着哈尔滨深深的关爱,在初尝感动之后,让我进一步坚定了留在哈尔滨的信念。

哈尔滨救了我一家

我老家在甘肃陇南,离四川汶川较近,所以2008年汶川大地震,我们老家的灾情也相当严重,当父母在电话里说,家里的房子倒了,耕牛也被压死了,我的心都碎了。当我找公司领导准备辞职回家看看时,公司领导紧紧握着我的手说:“你没了家,公司就是你的家,哈尔滨就是你的家,我们哈尔滨人一定会与你们共渡难关,帮助你们重建家园的!”果真,公司、哈尔滨市政府、红十字会、市民都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,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爱心捐赠者。就这样,哈尔滨人帮助我们重建了家园,渡过了难关。

至今我还记得,当我把哈尔滨市民捐给我的万余元救灾款邮寄回家后,母亲在电话里感动得哭了起来,她说:“娃啊,是哈尔滨帮我们渡过难关,重建家园,所以你一定要在哈尔滨努力工作,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得起哈尔滨啊!”

是的,如果没有哈尔滨的呵护与关爱,恐怕我的家人会流离失所,我将无家可归。常言道:“滴水之恩,必当涌泉相报。”但我无以为报,只有像母亲说的,努力工作了吧!

感情受挫,泪别哈尔滨

要不是感情受挫的话,我一定现在还留在哈尔滨工作。

萌是我在公司认识的一个湖南女孩。我们所在的部门是装配部,一天到晚的主要工作就是打螺丝、焊锡、接线头之类的枯燥活儿。这个工作在别人看来再简单不过了,但不知怎的,萌做起来就没那么顺手了,她工作老是接二连三地出错。为此,天天挨线长的骂不说,还被同事们当成了笑料。当时,我已经是个助理

了,天生善良的我,看着一个女孩接二连三地受批评,心里很是过意不去。于是,试探着找萌问了下原因。原来,萌萌刚中专毕业,各方面条件都不错,就是眼睛高度近视,做不了打螺丝、接线头之类的细活。当时,刚好有个车间统计员辞职回家结婚,在我的推荐下,萌萌接替了这个岗位。别看一个小小统计员,比普通员工工资高工作又轻松,很多人都求之不得,所以我提拔最不会做事的萌萌做这个岗位,不知得罪了多少人。

当然,萌也不傻,我对她的好,她还是记着的。从此,她把我大哥大哥短地叫个不停,起初我有些害羞,后来也就默认了。“大哥,情哥还差不多!”为此,我和萌在背后总被别人说三道四。不过,时间久了,我们还真相爱了。

后面的故事,跟电视里演的都差不多。只是,当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,萌萌出了事,萌萌财迷心窍的母亲以自己有病为名骗回老家,逼她嫁给了一个有钱的二婚男人。

我想,要不是这段伤心的爱情,我会永远留在哈尔滨报恩的。但这段爱情,让哈尔滨这个原本幸福的地方,成了我的伤心之地,走在哪里我都会想起萌,想起公园、车站……到处都留下我伤心的回忆。为了彻底忘却,彻底割舍这份爱,2010年8月8日,我含泪离开了工作三年多的哈尔滨——这个我爱过的地方。

打工是我的宿命,离开了哈尔滨,但我并没结束打工。随后,我又到过不少地方,其间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中的另一半,结婚生子。曾经的伤痛也已慢慢痊愈。但是,多年过去了,哈尔滨这个我打工路上的驿站,所留给我的美好记忆,却依旧难以忘怀。有首歌唱得好,遇上你是我的缘。或许,不久的将来,我还会再次回到哈尔滨的温暖怀抱,或许再也没机会了。但不论如何,今生今世,我都会永远记住哈尔滨,永远感激哈尔滨的。

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
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